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33

純備德禪師語錄

清 廣德說

智遠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次
  - 住彝陵州黃陵月峽禪院語錄
  - 住大悲禪院語錄
  - 小參
  - 法語一
    - 示方勝禪者
    - 示乾齡王居士
    - 示歸源宋居士
    - 示弘玄道人
    - 示融一監院
    - 示疑悟禪人
  - 法語二
    - 示鏡一禪人
    - 示全一禪人
    - 示自慶禪人
    - 示安石徒孫
  - 機緣
  - 頌古
  - 聯芳
    - 付月幢智深禪人
    - 付法幢智遠禪人
    - 付覺幢智洪禪人
  - 詩偈
    - 月峽吟
    - 臘梅
    - 次聖可和尚鏡花水月二首
    - 次慈雲老人桃花韻
    - 次純陽先生水月韻
    - 溪路見梅
    - 中秋值雨
    - 崖前佛閣

- 尋梅
- 過孫公書院
- 病起嘯宇居士請益
- 乙巳歲得師訃
- 華嚴期會
- 元宵
- 荅我生羅公
- 壽慈雲敏師翁
- 弔玉陽道人
- 山居
- 建大悲寺
- 送州尊王護法
- 送如翁周副臺
- 早春出行
- 寺側見梅
- 除夕示眾
- 山居

◦ 偈

- 示面久禪人
- 贈開池禪人
- 示惺衢大德
- 示惺默大德
- 示惺凡大德
- 示明心禪者
- 贈九垓學者
- 示照遐禪者
- 示無涯諷華嚴經
- 示雲亭丹青
- 示正智禪人
- 示登雲禪人
- 示行足大德
- 示誠一禪人住山
- 示休心大德掃地
- 示君量居士
- 示覺賢居士
- 贈慧幢禪人
- 號月幢禪人
- 贈破有禪人

- 號破白禪人
- 示叢石禪人
- 示端一禪人
- 示得安大德
- 示味雲典座
- 贈傳心禪者滿十八
- 示月宗不夜禪人
- 示湛一胡居士
- 示騰宇丹青
- 次佛育王公水月韻
- 雪月交輝
- 出峽
- 三珠石
- 公婆石
- 寄灼雲法弟
- 哭奇枝姪孫
- 弔鏡天禪人
- 卜基
- 建大悲殿獲殘碑數塊上載唐時名尤勝寺又宋時於乾道九年復改壽禪寺
- 舟中冒雨
- 壽大有嚴居士
- 壽天甫楊公
- 送陳居士還鄉
- 秋日壽李羅二居士
- 壽瑞芝羅居士
- 副府州侯二大檀越遊玉虛洞
- 浴佛值雨示智向李居士
- 賀攀枝楊把總得子
- 送子容謝公
- 中流聞猿啼
- 值雪慶參府鳴翁
- 燈月

  - 佛事
  - 辭世偈
  - 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純備德禪師語錄序

一閻浮提，降兩聖人。東西分化，南北風聞。假布衣而幽贊王綱，捨軒冕而鼓舞黎庶。止商之威，以助養於生生；導春風之和，用飾喜於元元。其教澤流注千古，沛然莫之能禦也。第學鄒魯者，以存心養性為談柄；學指月者，以明心見性為口籍。究其踐履天光、咀嚼德性，如龜毛之服、兔角之梯，不惟舉世罕逢，即曠代亦未之聞也。吁！是不亦說在飛龍之先，而行在跛鱉之後與？我達磨鼻祖，憫聖道之式微，迴狂瀾於既倒，航海達番，適梁如魏，開法藥於少室，授心印於神光，而教外別傳之旨，始得揚溢乎神州，以致燈燈續焰，昭若日星矣。我慈雲老人冢孫天圓法兄，世嫡純備德公，坐斷報化佛頭，卻來峽上呈橈，恰遇兩大參府睿初傳公、鳴山王公，善識其人，挽入月峽名藍，施格外鉗錘，煆銅頭鐵額，予奪不下臨濟，縱橫雅稱楊岐。一日持錄入山，徵余序弁，灼然言與佛符、行與祖契。方之今據猊床者，求其如公之洞然大觀，拈提無，包攝八荒，融通萬有，彈指為經，掉臂為法，亦不多覯矣。噫嘻！賁我東塔祖風，舍吾姪而誰與？是以不禁舌木瀾翻。偈言曰：嚼碎冰輪物外遊，眼光爍破四神洲。而今把斷黃牛峽，不放狂瀾泙湃流。

時康熙庚戌三月上巳，古庭道隆博達題於青林之梅桂幢。
原書闕。

聯芳
詩偈
佛事
塔銘

純備德禪師語錄目次
純備德禪師語錄卷一

嗣法門人智遠等編

住彝陵州黃陵月峽禪院語錄

康熙丙午歲，師受參府傅公、遊府魏公請，住黃陵月峽禪院語錄。山門。師以杖指門云：「門開八字，路設一乘，孤迥迥廓似太虛，洞玄玄明如杲日。山僧今日到來，且道入門一句又作麼生？」驟步云：「舉步直超千聖外，十方世界總毘盧。」

禹殿。「聖矣哉！功匹河山。大矣哉！德同天地。山僧今日遭逢，佛法從斯肇起。咦！不是神通妙用，實乃法爾如然。」
佛殿。「佛身克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目顧左右云：「見麼？目似青蓮，面如滿月。」展具便拜。
據室。「據此室，行此令，顯佛祖家風，開人天正印，要識吾宗格外機，杖頭有眼明如鏡。」
上堂。於傅公手中接疏示眾云：「者個是昔日靈山會上付囑國王大臣的，落在我傅公手裏，山僧不敢囊藏，拈來當陽揭示。諸人會麼？若也會得，不須重說偈言；其或未然，卻請維那宣過。」法座。「者個蘇迷盧座，巍巍然無見其頂，蕩蕩乎莫測其涯，山僧到來作麼可上？」卓杖云：「幸有山形拄杖子，昂然扶上寶華王。」遂陞。拈香云：「此瓣香經塵沙劫而不朽，歷億萬年以常新，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聖祚彌隆逾劫石，王畿永固越塵沙。」再拈香云：「此瓣香雖無聲臭，卻有宏為，放去太虛莫能載，收來毛竅可藏身，爇向爐中，奉為　滿朝文武、闔國公卿並本府本州當道尊官，惟願生生作國家柱石，世世為法道金湯。」次拈香云：「此瓣香拳踢相應，過犯彌天，棒喝交馳，冤深逾海，爇向爐中，供養我現住夔府百福山天圓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耳毒先師太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坐。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卓杖云：「盪出扁舟劈浪斜，飄然徹透碧光華。」以杖作釣勢云：「直饒四海金鱗也，一釣從茲不困沙。眾中有透海者麼？出來與山僧相見。」僧問：「覿面相承，請師著棒。」師便打，僧便喝，師云：「上座猶有根塵在。」僧擬議，師云：「徒遭點額歸。」問：「和尚陞堂說法即不問，如何是黃陵境？」師云：「嵐煙翠折峰橫挂，碧海漩流岸曲斜。」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八面玲瓏四海客，十方透脫五湖僧。」進云：「人境俱奪時如何？」師云：「可惜林巒裏，無人問落花。」僧佇恩，師打，云：「龍頭蛇尾漢。」乃云：「立教明宗，活捉龍蛇手腳，乃能直下承當；安邦定國，生擒虎兕機關，方可全身擔荷。所以，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於斯擬議，錯過三關，少涉思惟，白雲萬里。致使三世諸佛半放不下、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伶俐衲僧自救不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喝一喝，云：「振奮吒沙無向背，爍迦羅眼不能窺。雖然如是，幸參府傅公夙承佛記、久種靈根，在在新圓覺伽藍、處處建祇園精舍，率眾復修大悲樓閣、觀音聖像，敦請山僧陞此寶座，大展華嚴法席，闡揚微笑宗風，指入毘盧性海，洞開樓閣院門，俾塵塵剎剎無不明然、物物頭頭悉皆顯現，所謂色心不二、空有齊彰，

理事圓融、一多無礙，祝一人有慶、祈諸宦多祥。如是功勳且置，謳歌帝力一句作麼生道？大朝天子坐明堂，四海生靈盡安枕。」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明明歷，洞玄玄，杳無聲臭闊無邊，徹底搜尋無一物，有何佛法與君傳？雖然，只得丁一卓二、放兩拋三，向無言處形言、無相中設相。」驀豎拄杖，召眾云：「會麼？若能物我渾無礙，剎土無非是佛身。」

亭珮鄒公誕辰，請上堂。「仔細思公果異然，端於火內種青蓮，只饒烈焰猛風起，華更馨香色更鮮。今日是我鄒護法初度之辰，請山僧陞座舉揚個事，正所謂處塵勞而作出世功勳、居火宅而獲清涼道果，在在助揚法化、處處輔弼宗猷，王事、佛事並行，君恩、親恩共報。山僧別無所示，憑拈七尺烏藤，發明本地風光，亦爾因齋慶讚。」卓拄杖，云：「會麼？從斯不變入元常，永證金剛無量壽。」

樂登科居士披剃，請上堂。問：「盡大地是學人一隻眼，盡乾坤是學人一卷經，念到水窮山盡處時如何？」師云：「且道轉身句看。」僧作禮，師云：「忘前失後漢。」乃云：「昨是俗流今是僧，翻然換轉舊時人，方袍圓頂從斯著，八難三途更不侵。如是，則知樂氏子宿秉靈根，具大智力，頓脫塵勞而直超物外，踏翻苦海而直證菩提，有如是因，獲如是果，豈小補哉？雖然，猶有向上一路在。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云：「行到水窮處，自有轉身時。」

結制，上堂。「黃陵堂上，弘開爐鞴，揮龜毛拂，譚空說有，握兔角杖，打雨敲風，重重露布，種種蔓延，外無他說。總之，欲諸人將歷來無明種子、業識根芽盡情拋向大冶紅爐之中，一火頓淨，絲髮不存，成一箇空空洞洞的物件、活活鱍鱍的東西，隨高隨下，無彼無此，處虎穴魔宮之中不起畏心，居梵宇瑤池之上不生喜念，如木如石、如山如水，不但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上與諸佛同一鼻孔遼天，下與眾生同一腳跟點地，到個般田地，方可言結言解。其或未然，各依本位，念茲在茲始得。且道兩頭截斷、中道不居一句作麼生道？披簑獨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上堂。「真空湛寂，無臭無聲；一性圓明，無餘無欠。為甚諸人不能直下承當去？休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佛成道日，傳戒，上堂。「正眼當陽，明如杲日；真柔格外，廓似太虛。只得峭峗峗，玲瓏八面；孤迥迥，透徹十方。致使深機莫能考究，千聖無以比倫，把住諸法無遺，普令群英有作。今世尊成道之辰，乃諸人圓戒之日，黃陵不敢囊藏，故爾和盤托出。」驀豎拄杖，召眾，云：「會麼？萬里神光頂後相，雪山南面是阿誰？」

念一唐居士請上堂。「冰河發燄，洞明劫外真風；陸地蓮敷，香遍大千世界。所以，根深蒂固，流遠淵長。故於宦海之中，了知夢幻空花；文字堆頭，撥出本來面目。特入山中，請山僧陞座，發明靈山奧旨，揭示少室宗風。山僧只得將無作有，應物隨機。」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會麼？無法與君堪對說，惟憑此個作單傳。」復卓一卓，下座。

解制，度一居士請上堂。問：「結制已前即不問，解制一句作麼生？」師云：「不費纖毫力，始末一時收。」進云：「解制後如何？」師云：「徐行踏斷水流聲，縱觀寫出飛禽跡。」僧作禮，云：「謝和尚指示」。師云：「逢人切莫亂舉。」乃云：「怪哉一夜降濃霜，艸木昆蟲盡著忙，獨有黃陵拄杖子，搖唇鼓舌話郎當。說到一切法無解、一切法無結，恁麼說話大似孟八郎。何以故？雖大圓鏡中無解無結，且建化門內有合有開，況拄杖子在山僧手裏？所以把住放行惟在我，縱橫殺活豈由他？如斯解結得明、開合得所，方可握上上鉗鎚、用衲僧巴鼻，處處烹佛煆祖、方方洞智化愚，使一切人返本還源、歸根得旨，則不孤譚居士千里來山供眾，請山僧登曲彔木床、彈沒絃琴、歌無生調，共樂昇平。敢問大眾：風清古格即且置，聖制告圓一句作麼生道？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解制，天圓本師命專使至，上堂。「把住要津，不通凡聖；截斷眾流，豈容走作？所以，童龍難徹底，雛鳳易迷巢。今日幸我天圓古佛起大慈悲，廣設伊蒲，命某甲陞曲彔木床，彰殊勝境，向人天眾前略露些子，只得揮太阿劍、擲無孔錘，將生死根株一刀兩段、明暗窠窟一鎚粉碎，只教八面通明、十方洞徹，以大(千界)為伽藍、恆沙國作法席，優游自在，豈不暢快？何必區區以長期短限相為拘執者哉？不見道：東勝神州射箭，西瞿耶尼中垛。縱有如是奇特，且拈向一邊。且道：為眾解制一句作麼生道？」揮拂子，云：「慇懃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昨夜迥然一事奇，鷲峰[跳-兆+孛]跳上須彌，剎塵透入剎塵去，天上人間總不知。所以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至於開堂演教尊宿三昧，諸人不知，惟佛與佛乃能知知。山僧不惜眉毛，再三舉似。昨夜世尊睹明星悟道，發顛騎鷲峰，向諸人鼻孔中出出入入，週旋往返，復向拄杖頭上回觀大地眾生，即高聲歎云：『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者老漢恁麼說話，大似壓良為賤。山僧忍俊不禁，只得震威一喝，滿面慚惶，倒退而去。不見道：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詎出此語耶也？是則雖似，似則未是。何也？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

住大悲禪院語錄

康熙壬子年，師受本州文武紳衿等請，創建秫歸佛興山大悲禪寺語錄。

上梯，上堂。拈香，云：「此瓣香非天地所產，是一無手人攜一無底藍子，直入無影林中採來，結而為雲，蓋覆三千世界；化而為雨，普滋大地眾生。爇向爐中，供養本師釋迦牟尼佛、大悲觀音大士，致祝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皇后齊年、太子千秋，闔國公卿、滿朝文武、本府本州大護法、文武縉紳、諸大檀越，惟願壽山聳翠挂當陽，福海騰波橫大地。」斂衣就坐。白槌竟，師以拂子指空，云：「盡虛空是一重大悲殿，遍法界是一尊大悲像。其殿之闊也，莫測其涯；其像之高也，無見其頂。羅十虛而無盡，包三界而有餘。十方碧落為門，百億須彌作陛。日月為燈，千古長明不夜；雷霆作鼓，四時普振中天。其大悲大人端居其中，乘悲願力現百千億身，一一身具千百億手眼，一一手眼執千百億器械，一一器械有千百億作用，隨緣赴感，應現無窮。或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或以長者、居士、童男、童女等身得度者，即現如是身而為說法。徹底老婆心，古今無間歇。怎奈法大機小而不領悟？山僧忍俊不禁，只得向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將無作有、將有作無，於殿中起殿、門內安門，從無見頂相中現一尊有見頂像，使人睹像生善，易入其門。如是建立，則不辜我(副府州侯)二位大人率領通州文武諸大檀越於斯捐金鼎建，盡力維持，成千古名藍，作萬世規模。試問大眾：如何是建立一句？古剎重開敷五葉，傳燈千古更新名。」下座。

進新方丈，小參。「此剎永為諸佛坐，山僧權借一枝棲，惟冀慈光恆攝授，悉令眾善獲菩提。」以拄杖卓一卓，云：「向此居，行此令，何憂魔佛不歸正？七尺烏藤任縱橫，十方剎海悉安靜，忽若金鱗攫霧來，當頭一棒開心印。」驀豎拄杖，云：「且道者個具甚威光便有如是行逕？」復卓杖，云：「咦！莫怪他家得自由，從前曾竭於明聖。」

佛成道日，眾居士請上堂。舉拄杖云：「山僧毫無佛法，憑這烏藤打殺，有不顧危亡者麼？」月幢問：「和尚陞堂即不問，世尊成道作麼生？」師和聲一棒云：「不唧溜漢。」月即喝，師復打，月又喝，師又打云：「再喝一喝看。」月拂袖歸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卓杖云：「覿面相呈。」進云：「此事不在內外中間，畢竟在甚麼處？」師打一棒云：「且道在甚麼處？」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進云：「一歸何處？」師云：「人間無水不朝東。」問：「有一金毛師子露爪張牙，請和尚

看。」師云：「者畜生。」惟一趙居士問：「承和尚開示，把生死貼在額上，弟子眼看不見，耳聞不著，和尚又作麼生指示？」師云：「翻轉面門腦後觀。」乃云：「釋尊昔日太郎當，皇宮不住入山藏，若無夜半明星出，六載空教臥雪霜。雖睹明星而了悟真常，觀大地而圓融性體，仔細推窮，未免一得一失。何故？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所以雙放雙收，全明全暗，致使數千年來猶令人檢點。眾中有梯天撥路者麼？如或袖手旁觀，不惟辜負已靈，亦且埋沒先聖。今幸眾居士宿植德本，叨成佛記，處塵勞而深信此事，握慧劍於五欲七情之中一斷一切斷，剔心燈於暗室之內一明一切明，所以眼不求色，舌不求味，素食靜居，陶然自樂。今乘世尊成道之日，恭詣大悲座下，香焚牛首，燭點蘭膏，請山僧陞座葛藤。聽取一頌：群英斂念越城西，適遇如來成道期，以此觀之為預兆，當來必獲佛菩提。」

送敏樹、辯堂二位師翁牌位入祖堂，上堂。以拂子拂一拂，云：「敏師翁，辯師翁，二老相將出海東，到跨須彌歸劫外，雲山隔斷幾重重。如是，則見之不見、逢之不逢，只得握兔角杖擊碎千重鐵壁，揮龜毛拂掃清萬里煙雲，致使智鑑圓明，了無礙隔，真空湛寂，迥絕倪端，直饒那邊更那邊、不可說不可說無邊香水海浮幢王剎不出山僧這拂子頭上。所以，我慈雲老人有經天緯地之才，出入縱橫於楚、蜀、滇、黔，一條白棒打雨敲風，兩片唇皮訶佛罵祖，處處開人天眼目，頭頭露佛祖宗猷，享壽八九，堂開六七，至化緣已竟，即登座說法而逝。我辯堂師翁髫年出俗，披剃於京都戒壇，孤身萬里，參遍諸方，放下腰包，橫眠十字，等觀音之慈心，行普賢之願海，春秋七十有餘，臘坐四十單四。一日，跏趺坐脫，試問大眾：即今拈香上供已畢，且道二位師翁是已涅槃？是未涅槃？若道已涅槃，是謗；若道未涅槃，是誑。且作麼生道？還悉麼？幾度白雲空聚散，銀河斗柄未曾移。」

浴佛，上堂。「但臨此際於諸剎，盡把香湯浴悉達，惟我大悲則不然，願拈海水驀頭刷。何故？佛真法身猶若虛空，豈以杓水而能浴哉？所以，大悲以大地作盤、須彌為寶座、裁白雲作淨巾，將無邊剎海為香湯信手拈來、徐徐傾出，通身、遍身，透頂、透底，眼裏、耳裏，徹上、徹下，爪、齒、毛、髮俱已磨光刮垢，足、頂、臀、腋盡皆洗滌蠲塵，致使三百六十骨節節節光明、八萬四千毫竅竅竅洞明，老大世尊被者一浴即現大人相，湧身向山僧拂子頭上週行七步、目顧四方。大眾見麼？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道：『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大眾聞麼？脫或不見、不聞，則背覺合塵，當面錯過去也。」驀豎拂子，云：「這個鄣？」復以拂子敲禪案三下，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下座。

上堂。「歸真了妄實然奇，恰遇大悲成道期，錦浪競搏金燄影，綠楊搖映白蓮池。隨緣赴感悲無盡，救苦尋聲願不移，速把未生前面目，趁斯諦當好修持。即今覿體相承，試問大眾：會麼？」良久，云：「切忌漏逗。」便下座。

聖一自修比丘尼薙髮，請上堂。「去髮蠲塵事匪輕，俄然轉作丈夫身，從茲再不潛閨閣，直上菩提路上行。急參究，莫因循，切須識取本來人。試問大眾：即今法法昭然，頭頭顯露，金猊吐燄，長明不夜之光；玉鴨啣煙，恆篆不雕之印。眉目宛然，見聞不昧，且道喚甚麼作本來人？」一僧云：「覿面相呈。」師云：「認著依然猶隔海。」

新戒，請上堂。「戒之一字不尋常，三世乘此證寶王，若論甚深無上戒，百千萬億舌難量。眾中有能量者麼？」西堂問：「三世諸佛即不問，目前一句作麼生？」師云：「照膽蟾光沉碧漢。」進云：「如何是秝歸境？」師云：「拍天滄浪浸須彌。」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驀頭一棒，僧一喝，師云：「臨濟兒孫猶在。」乃云：「戒月騰輝，徹照豈離於性體？禪天寥廓，包涵無外乎心宗。所以地天無外此而函蓋，王臣無外此而定鼎，士庶無外此而修身，艸木無外此而長養，諸佛無外此而紹續，歷祖無外此而傳持，尊宿無外此而接物，山僧無外此而利生，諸人無外此而受戒。敢問大眾：且道無外個甚麼？」以拂子擊案，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鏡一披剃，請上堂。以拂子召云：「鏟除鬚髮不尋常，迴然出俗入僧堂，大悲千手相摩囑，頓釋多生累劫殃。累劫殃，若冰霜，只須窮究眼前法，切勿參差心上光。莫倉惶，坐臥經行偷眼覷，營為動作暗中詳，倘然識得無生忍，始獲名傳於楚湘。」

上堂。橫按拄杖，云：「太阿橫按，迥絕端猷。」復打圓相，云：「寶鏡臨臺，舉無移照，何況大雄始建，爐鞴初開？必須丁一卓二，豈肯就四將三？鉗錘惡辣，鎔銅瓶釵釧作一金；妙密神機，攪酥酪長河為一味。致使純清絕點，百煉精金，轉穢邦成淨土，化火宅作蓮池，永為金剛道種、般若根芽。如是，則不辜負山僧抱病陞堂，向曲彔座上與汝等東語西話，直要汝透第一義。試問大眾：即今地迥天高，山青水綠，日月交輝，森羅顯現，喚甚麼作第一義？」眾無語，師喝一喝，下座。

因事上堂。「古德云：『施主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試問大眾：且道這一粒有多少斤兩，便道重如須彌？又云披毛戴角。所以雪峰在溈山處作米頭，一日溈山入碓磨房云：『莫拋撒十方信心。』峰云：『某甲不拋撒。』山於地上拾一粒米云：『莫輕這一粒，百千粒從這一粒生。』峰云：『且道這一

粒又從甚麼處生？』山低頭歸方丈，即上堂召眾云：『食須仔細，米裏有蟲。』然這二大老互相愛敬，無非為檀越信心、行人脂膏、儂夫血汗，誠恐諸人恣縱放逸，不能了明己事、償他宿債，故爾叮囑。今日老僧亦有一偈：告諸崑眾莫依稀，常住絲毫當重之，茶飯三餐檀信脂，水薪二事行人皮。只宜培補來生福，不可輕拋後世基，不信但看牛馬畜，償他宿債苦難啼。」

佛成道，上堂。法幢問：「世尊成道即不問，如何是佛興境？」師云：「雲樓月殿萬山阿。」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曲汆水床千指繞。」進云：「奪人不奪境時如何？」師云：「細剉明月洞林煙。」進云：「奪境不奪人時如何？」師云：「手握清風揮遍野。」進云：「設若人境俱奪時如何？」師云：「物我渾忘大夜中。」進云：「人境俱不奪時如何？」師云：「焦桐席上彈真諦，撾鼓村中演妙音。」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殺活全彰事若何？」師驀頭一棒，云：「且道是殺？是活？」幢拂袖歸位。月幢問：「世尊成道已久，今日大悲殿中現像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雪壓竹枝千點翠。」進云：「目前境界事如何？」師云：「煙籠怪石一堆雲。」進云：「像雖如是，且道正法眼衲僧作麼生見？」師打一棒，月一喝，師云：「好喝即不無，正法眼作麼生見？」月禮退。問：「世尊成道是如何？」師云：「劍為不平離寶匣。」進云：「和尚陞座作麼生？」師云：「藥因救病出金瓶。」進云：「世尊和尚且道是同是別？」師云：「雪月梅梢鶴。」進云：「恁麼則不別矣。」師云：「墨煤夜半雞。」惟一居士問：「四面無門時如何？」師云：「好個消息。」士云：「八方無路時如何？」師云：「轉過話頭來。」士云：「望和尚指示。」師豎拄杖，云：「向者裏薦取。」乃云：「大道虛玄，函天蓋地；真機密運，罩古羅今。日月難並其明，太虛豈此其量？大而無外，渺莫邊涯；細而無內，毫無縫隙。超城芥而不古，歷拂石而匪今。所以我大覺世尊久遠劫來成等正覺，豈待今日睹明星而成道也？然雖如是，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傳真，上堂。以拂子拂一拂，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縱有丹青，無處下手。所以者個事，隱微幽寂，妙奧遐深，絕相絕名，無把無鼻，佛眼莫可覷，魔外豈能窺？卷舒收放了莫端倪，聞見覺知絕無依倚，不但紫雲范公，設若吳道子、張僧繇到者裏亦無下筆處，只得向第二門露頭露面，任伊澹描幾筆以遺於後。然雖如是，傳得吾色身，難傳法身。何也？妙湛明圓空色相，看渠何處可名模？」

小參

結制，小參。「叨居法位已多年，究竟未曾出一言，不是不言言不得，誠聞怠惰反生愆。何故？蓋此一事最玄最妙，無鼻無把，所以中下根信相半，行說全虧，致使愈覺愈頑，轉凡轉昧者多矣。不見一古德於三乘十二分略頗麤知，只是不持戒律。一尊宿問云：『如何不持戒？』荅曰：『不戒而戒，不持而持。』遂招報墮牛中。一日，拽車至爛泥裏難行，尊宿近前喚云：『法光。』牛即抬頭，尊宿徵云：『何不道拽而非拽？』牛自覺知，便墮淚暴跳而死。故世尊云『我寧不說法』者，蓋為此也。然山僧又不忍恁麼去，只得權實互興，正遍兼帶，故設音聲道場，開演無邊妙相，復建不語禪席，洞明劫外真空。如斯建立，別無他說，總欲諸人心心契證元常，步步踏著實地，於諸相夾雜之中絕不沾染，向聲色混融之際毫無繫縛，成一個乾淨淨的物件、潔白白的東西，明如杲日、廓似太虛，到者裏方可紹續宗乘、聯芳佛印，在在顯勝身、處處彰妙淨，不以凡聖相隔、不被生死相拘，出入自由、卷舒自在，豈不暢快也耶？何必區區以此世務為念，而不以此事為要哉？諸人者，音聲之道雖明，無言之旨猶未曉在。今夜乃結制之初，欲與說明，惜山僧口門窄，儘力道不出，只得舉則公案與諸人體會看。昔世尊在座，一外道請益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望世尊大垂悲憫。』世尊默然，外道即禮謝云：『承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諸仁者！外道秖恁麼問，世尊秖默然，因甚麼外道即悟去？試體會看。如體會得出，可謂古今一道、理事一揆；脫或未然，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去也。」

小參。「若論此一事，人人本有、個個不無。既人人本有、個個不無，因甚麼又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何也？蓋為諸人自迷真逐妄已來，將此一事汩沒於五欲七情之中、見聞聲色之內，從生至生、從劫至劫，浸染濃厚，竟不得灑然，故我佛佛出世、祖祖西來，無非為此一事。然此事不在別處，就在汝諸人從朝至暮喫飯穿衣處、迎賓待客折旋俯仰處、屙屎放尿運水搬柴處，乃至一呼一吸、一動一靜處。諸仁者！但折旋俯仰處著眼迴光返照，看者喫飯穿衣、迎賓待客、運水搬柴，乃至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底是個甚麼物？在中間鼓舞、在中間搬弄，使人七顛八倒、頭出頭沒。若向間中認得真、把得定，勿使他走作一纖毫、動搖一絲髮，然後行則同行、住則同住、坐則同坐、臥則同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到者裏方可以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毛端現寶王剎。雖然，猶未是衲僧向上事在。試問諸人：且道如何是衲僧向上事？」轉身，云：「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其澄潭照影寒？」

為左部王檀越對靈小參。「來無蹤，去無所，一道神光淨裸裸，天上人間任縱橫，海雲露布實難裹。羅十虛，似粟顆，一鎚擊碎太虛

空，萬象之中獨露我。雖然如是，切不可以形色觀。所以，崑翁王檀越得此三昧，現大身於閻浮提內，種佛果於劍戟叢中，廣建橋樑，度人度馬，重修殿宇，供佛供僧，致使神人共慶，真俗同歡。及至世緣已畢，踢起便行，一夕之間即生淨上。適然聞山僧說話，即向拂子頭上巍巍然彰殊勝境、作奇特事，與諸人相會了也。且道：諸人見麼？於斯見得，則知從上諸佛、歷代祖師安身立命處；若知從上諸佛、歷代祖師安身立命處，則知自己一段靈光安身立命處；既知自己安身立命處，則知我大檀越生亦未曾生、死亦何常死？譬如淨月輪，遍界隨居止。敢問大眾：且道王大檀越即今向甚麼處居？」以拂子拂一拂，云：「妙嚴清淨土，穩坐白蓮花。」

參府傅公請為楊二夫人對靈小參。「圓陀陀，光皎皎，亙古亙今常不老，雖然露布海雲遮，恰是金烏透碧沼。故古德云：『處生死流，驪珠獨躍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如是孤迥露布，海雲而安可遮障者哉？所以，歸天夫人來於明，歸於清，歸去來兮未著塵，竹影埽階猶有跡，冰輪透海杳無痕。敢問諸人：既來去分明，了無痕跡，且道楊夫人一段真靈即今端居何所？」良久，云：「清虛湛寂無聲臭，要識真宗覿面看。」

千府黎公請為王夫人對靈小參。以拂子打圓相，云：「珪月初圓輪玉宇，金風乍扇試靈霄，地軸天關誰撥動？卻令木葉滿空飄。所以，秋色澄清，乾坤肅殺，風出瀟然，炎涼變改，致使蛩吟幽砌，雁淚長空，一一七穿八穴，明明百匝千重。以此觀來，正是王夫人歸根之際、復命之時，故爾請山僧對靈小參，舉揚個事，令生益死。安敢問大眾：且道王夫人者段真靈即今向甚麼處去也？」以拂子畫〇相，云：「露柱分明無向背，更於何處覓燈紅？」

守府王公請為夫人對靈小參。「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正，自從識破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雖然如是，也要同道者方知，同德者方證。坐中有同德同證者麼？如有，則知王夫人歸根復命處；若知王夫人歸根復命處，則知自己一段大光明藏無減無增，輝騰今古，橫遍十方。如是奇特則且置，且道夫人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卓杖，云：「從茲掣斷黃金鎖，一道神光遍大千。」

參府傅公發夫人柩歸，請對靈小參。「頓卻塵勞意極端，徹然直下彩雲鸞，雖居那畔威音外，不出諸人覿面看。既居威音那畔，因甚麼又覿面相看？不見道：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如是，則知昇天楊夫人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猶如淨月輪，隱顯俱明徹。所以，處(塵勞)而作大佛事、居宦海而作大功勳，仁慈隱惻、惠物洪深，便能福慧齊修，致使軍民共戴。及至世緣已畢，離塵垢而生淨界、棄異地而歸故鄉，如是完備

即且置，且道西歸一句又作麼生？委悉麼？閻浮樹下親修得，九品蓮中妙果圓。」

為州牧胞兄明甫王公對靈小參。以拂子指空云：「遙憶甫翁千里隔，回眸即便在當然，昔雖未悟而今悟，覿體堂堂不動遷。不動遷，步步高登極樂天。試問大眾：既不動遷，因甚麼又高登極樂？不見《華嚴經》云：『東方入定西方出，南方入定北方出。』所以，我甫翁大人來去自由，縱橫無礙，不動步而高登極樂，未舉念而週遍大千，捨此生彼，脫凡證聖。即此西歸一句作麼生道？從茲迴脫根塵去，直透威音更那邊。」

儒學范巽公請為母對靈小參。師以拂子豎起，云：「來無形，去無影，地厚天高無見頂，來去分明渺莫知，徒將血淚沾衣領。急參尋，莫待冷，免教梧葉砌寒井，幸值大悲千手提，俄然迴出萬重嶺，翻身直入淨居天，得證無生真法忍。」

法語

示方勝禪者

然此一事，外無別說，只要於日用動靜之中，刻刻提撕，時時檢點，看這穿衣喫飯、誦持禮拜的，是個甚麼消息，向此中疑他一疑。到見執情忘、言思路絕處，不待擊而虛空粉碎、不須踏而大地平沉。得到者裏，不惟納河海於蹄涔，亦可以擲大千於方外也。珍重！

示乾齡王居士

世尊拈花示眾、達磨航海西來，無非為此一事。然此一事明如杲日、廓似太虛，蓋為汝等將此一事撇向一邊，斷不說著，遊戲於聲色之中、脫灑於見聞之際，如膠似漆，竟不得自由自在、隨處隨安，如斯之輩深可痛惜。幸汝決不如斯，所以親近知識，助揚法化。雖然，不可得少為足，要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朝也如是參、暮也如是參、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乃至揚眉瞬目、一卷一舒亦如是參，參得年深月久，自知生死去處；若知生死去處，則知佛祖根源；既知佛祖根源，人間天上任汝往來、虎穴魔宮隨伊擺手，縱閻老子百千里外看伊無分，又有何生死之可慮哉？

示歸源宋居士

古德云：「此一事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試問居士：既不在內、外、中間，且道在甚麼處？可去二六時中著衣喫飯處回光返照看。者一動一靜、一往一來，在內耶？在外耶？在中間耶？一一檢點看。如檢得出，與諸佛同一鼻孔遼天，諸祖共一腳跟點地；其或未然，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示弘玄道人

踏盡溪山，參遍知識，無非為者一著子。然者一著子在汝腳跟下放光動地，頂門上耀古騰今，蓋為汝不覺知。汝若覺知，踢起便行，開口便道，與諸佛諸祖無二無別，又何必向人門戶求涕吐也？珍重。

示融一監院

監院於方丈禮云：「乞和尚一語，以垂於後。」老僧云：「法語者，乃修行之法則也。汝既為監院，必要起早睡晚，料理常住，廢寢忘餐，了明己事可也。設若依稀而道理未明，倘如忽略而因果不識，則未免流入巨浸。不見一僧於門外忽逢二鬼現前，便云：『奉大三差來取長老。』僧云：『我乃寺中監院，有院事未明，惟乞轉訴，待我七日，將院事交待即來。』其鬼便去。僧回寺，晝夜苦參，於七日後，二鬼尋覓不見。倘汝有如是志力，如是勇猛，方可離諸苦趣，而高登極樂矣。致囑！致囑！」

示疑悟禪人

然此一事脫體現成，絕不淆訛、毫無蓋覆，只為不肯發大勇猛、起大疑情，卻去文書冊子上搜尋，殊不知文書冊子上無；向舌唇口角邊討論，殊不知唇舌口角邊無；向朝山謁海、訊南走北處懇求，殊不知山南海北處無；向凝睛定目、黑山鬼窟裏窮究，殊不知黑山鬼窟裏亦無。既一切處都無，且道甚麼處有礙？設有，向甚麼處著？參。

純備德禪師語錄卷一終

純備德禪師語錄卷二

嗣法門人智遠等編

示鏡一禪人

鏡一，乃峽州人也。始而月齋，次而長素，至於客臘，必欲出家受戒，為大悲眷屬。然此因緣非淺，莫是有願於斯？原是壽禪中人也。所以因緣如是且置，老僧更有一大事因緣付託與汝，不惟老僧有安身之處，縱過、現、未來亦有安身之處也。再書一偈，以志不朽。無縫塔，全仗伊，就中風雨實難栖，秖容日月穿心度，不許閒雲挂上眉。

示全一禪人

脫羅籠，離窠臼，如鳥之在天，如魚之在水，活鱍鱍，洞玄玄，而了無礙隔。雖然如是，既為佛子，當行佛事。然佛事者何？三千威儀，八百細行。此威儀細行，不出日用尋常穿衣喫飯、揚眉瞬目、一動一靜、一呼一吸之間，必須回光返照，一一推尋，看那裏是打失威儀處，那裏是打失細行處，如是檢點，如是提撕，致使通身遍身化為佛體，左之右之無非佛事，到者裏則不辜汝之苦志。設若蒙蒙而興，蠢蠢而食，不過夢晝而已，吾徒宜自勉之。

示自慶禪人

出家一事，外無他說，總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誠恐輪轉於六道之中，無有丁日，故爾割愛辭親，離家別業，特為了脫生死，證聖超凡，不是涉水登山，遨遊海嶽，必須親近一明眼宗師，求個的當話頭，或住雲堂，或居淨室，孤迥迥高豎脊梁，峭巍巍壁立萬仞。正恁麼時，佛來亦不迎，魔去亦不顧，單單一味凝定眉目，回光內照，看者一動一靜、一喜一怒底是個甚麼消息？是個甚麼光境？如是研磨將去，無拘歲月，莫論春秋，一旦豁然貫通，自是七通八達，那時河海溪山不出汝之掌握矣。

示安石徒孫

脫俗為僧，離親割愛，乃超凡入聖之徑路、成佛作祖之階梯，豈小補哉？必當起尊重之心、生難遭之想可也。若是依稀看作平常，終

難成其大器。必須形端表正，袍方頂圓，受師承之教訓、依佛祖之洪規，融通經旨、了達心宗，作個長老出來，不惟十方檀信欽仰，但汝一族悉得昇天，豈平常之事也？勉之！勉之！

機緣

破白禪人參，師云：「上座何來？」進云：「方前來。」師云：「方前幾載？」進云：「一共八載。」師云：「老僧者裏有個水上座，可相會否？」進云：「相會。」師云：「有何言句？」進云：「無言句。」師振威一喝，僧亦喝，師云：「再喝看。」僧又喝，師云：「真獅子兒能哮吼。」僧禮拜，師便打。

頌古

世尊拈花。

四十九年毫未露，今朝何故太郎當，和盤托出無人會，笑倒頭陀白髮郎。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之外，別傳何物？」葉召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卻門剎竿著。」

二難本是一胎含，花萼纔彰落二三，不是剎竿來倒卻，金襴之下受瞞頇。

布袋和尚。

十字橫眠未定行，常將寶物現諸人，打開布袋無酬價，憨笑癡癡直到今。

初祖會武帝。

離西特地過東來，豪相巍巍擁帝階，一見廓然云不識，依然冷坐少林臺。

南山鱉鼻蛇。

象骨巖藏鱉鼻蛇，通身紅爛起煙霞，古今傷殺人無數，獨有韶陽慣弄他。

雪峰示眾云：「大地撮來如粟米粒，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大地撮如一粟米，十方諸佛何居止？老胡纔要說端繇，一掌當門打落齒。

百丈野鴨。

馬師父子不尋常，野鴨拈來便較量，展翅纔云飛過去，和聲扭轉鼻根香。

百丈卷席

順若欲彰殊勝境，六丁六甲走如雷，攢花簇錦將成段，一陣東風盡捲回。

無縫塔。

地涵天覆足無涯，擬欲描模轉見差，無限春光藏裏許，遭逢聖帝露些些。

百丈野狐

不落野狐五百生，野狐不昧出層雲，參差一字輪千變，何況長聯句未清。

文殊起佛見、法見。

無孔笛逢氈拍板，者場曲調古今罕，若將耳聽眼聞聲，定往鐵圍山下赶。

盤山示眾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木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承，更無餘事。珍重！」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孤峰獨鶴，片月閒雲。晴空一亙無邊畔，山自高兮水自深。

興化古廟裏避雨。

不觀天色赴村齋，掣杖途逢暴雨來，雖避廟中衣未濕，通身未免染泥灰。

巖頭因僧問：「古帆未掛時如何？」頭曰：「小魚吞大魚。」

小小魚吞老大魚，至今千古令人疑，一回吸盡西江水，猶是潛頭縮項兒。

巖頭因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辯主？」頭曰：「銅砂羅裏蒲盛油。」

銅砂羅裏蒲盛油，擬鑒重增一個頭，內外不知誰是主，悲風千古使人愁。

雲門因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門云：「師。」

師之一字若吹毛，擬欲形言絕爾曹，壁立長空寒萬仞，月行無影寂寥寥。

雲門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火聚光中毫相輝，十方三世振全威，猛風疾燄法輪轉，幾個能知向上機？

婆子燒庵。

風無葉動喜臨看，雪染雲衣似未闡，及至逢春花不發，不由婆子不燒庵。

聯芳

付月幢智深禪人

從上惟叮勿斷流，至余安敢阻行舟，綸竿盡付與伊去，巨浸鯨鯢珍重收。

付法幢智遠禪人

佛云法法何曾法，我道無無本亦無，今付無無法與汝，恆拈柏子祝皇圖。

付覺幢智洪禪人

三級浪高也大奇，揚身物外露全機，雷轟電擊垂甘澤，大地生靈始拜伊。

詩偈

月峽吟

出川乙巳年，入楚薤寶月。一葉牧中流，群峰勢挺特。泊舟值故人，延坐相留歇。話極相投機，堅留情太切。門庭就此開，爐韝從斯設。禪暇嚼清風，經餘坐石室。風書水面文，翠織山頭疊。雨霄洞崇隆，晴嵐穿砢穴。峰斜澗必橫，岸曲岩多折。拍漢浪奔流，稽天石亂疊。懸崖猿似毬，急水舟如葉。澗竹筍斜生，岩花果倒結。灪虌怪崎嶇，漁樵極古格。衣栖木構藤，飲釣江魚鱉。峽外頂輪明，波心清淺徹。眠雲覆石霞，漱石枕明月。山苕帶露攀，剪衲連雲截。了無佛道成，絕去聖凡學。平等三世空，至道原無說。

臘梅

青娥巧妒白花神，難動冰心一段真，鐵幹聯雲撐野壑，瓊枝帶露襯幽人。雪風搖拽拖銀練，花雨紛飛綴玉塵，為結調羹滋味永，高情故放占 先春。

次聖可和尚鏡花水月二首

湛寂清虛渺漠中，涵容物我不私工，單莖巧映雙枝碧，獨體奇分兩面紅。表裏無情情易合，邊中有路路難通，暗香隱隱招狂蝶，致使鑽研訝不同。

又

性極柔兮勢極堅，能將霄漢浴冰盤，光分萬派開銀鏡，浪捲千江簇玉團。顯矣無虧盈巨浸，明然不昧燭狂瀾，無分闊窄隨居上，怎教渠儂意不珊。

次慈雲老人桃花韻

陽和風暖景清奇，濃艷新妝綻竹籬，陌上映苔開笑眼，堤邊襯柳擅芳姿。親栽漢帝曾留意，一見靈雲絕所思，風送幽香聯我袂，依筠詠作賞花詩。

次純陽先生水月韻

月明移影映溪灣，濃睡漁舟罷釣閒，徹照壺天非浪塞，通圓海岸豈堤關。攝收萬派四溟水，容納千峰三島山，截浪明源窮到底，絕無流水響潺潺。

溪路見梅

雪嶺春催曉半開，寒林花發果奇哉，芳新翠迭興雲衲，蕊氣煙浮動哲才。蘿結路迷無客采，棘縈崖斷少人裁，幸而有鳥翅霄去，攀落花心幾片來。

中秋值雨

情存此夜慶中宵，卻到而今更寂寥，驟雨凄清禪夢破，飄風蕭瑟道心昭。層雲掩翠和煙度，薄露含輝帶露飄，舉步欲窮天上月，亭臺半是水來潮。

崖前佛閣

峻曲峰斜雲亂堆，懸空一閣自天開，層巒聳翠通三島，峭壁連霄壓眾嵬。蘭谷浮香來猊座，鵝溪疊浪上蒼苔，雖聆暮鳥西歸去，掉背樓南意不回。

尋梅

忽地清香撲鼻邊，乘風撥艸幾回緣，穿巖距石曾忘體，剪棘披雲一顧顏。雪臥峰深堅晚節，根盤幽谷傲長年，而今高吐枝頭上，不惜東風有正權。

過孫公書院

雲閣週遮紫蒂梅，斜通一徑繞山隈，石生若壘留雲臥，樹長成柯待鳳來。藤蔓倚松撐碧漢，艸竿覆石掩蒼苔，他山雖有青蓮社，怎似斯齋稱我懷？

病起，嘯宇居士請益

一病危軀懶話陪，匡床兀坐冷如灰，徑填木葉空塵跡，體露金風絕點埃。欲進竿頭猶有步，擬臨撒手惜無崚，而今得到安閒地，一任時人競活埋。

乙巳歲得師訃

一聽吾師報化圓，頓令五內悉紛然，腸迴九曲思千里，淚滴三山望百川。若論祖風猶未晚，何期佛日已先偏，可憐西蜀三巴地，燈錄何人再續編。

華嚴期會

大方廣佛妙無多，百億分身一剎那，寶網交羅縈法界，鏡燈相照徹恆河。浮幢剎自毛端建，香水海從眉際過，樓閣門開今正是，何須苦向百城磨。

元宵

金吾不禁元宵節，玉漏停催不夜天，燈貫琉璃明翠影，花攢錦繡噴霞煙。星橋廓落搖銀漢，火樹高燒洞御筵，凡聖於斯渾不二，謳歌鼓腹慶堯年。

荅我生羅公

素食芳名知不群，一瞻佳句勿虛聞，如常平仄雖由我，若定推敲必是君。為惜經殘方就月，因嫌衲破固留雲，倘能儒釋無分別，促膝何妨共論文。

壽慈雲敏師翁

萬峰高出一峰斜，險迅嵓峨渺漠涯，兔杖頻吞雲裏月，龜毛常繫海中槎。爐開百座鎔千衲，法轉三玄雨四花，若問慈雲老甲子，河沙人數數河沙。

弔玉陽道人

玉陽行徑自超然，不待丹成返洞天，藥臼罷舂香有淚，鼎爐終煖汞無煙。蓬萊易近三千道，弱水難親一葉船，意欲相逢於芥孔，誠然猶未達深玄。

山居

誅茅覆屋倚雲間，萬事輸人讓我閒，爛煮野蔬嫌鼎窄，深埋家芋喜爐寬。采薪撥霧連雲去，取水敲冰帶月還，泉石灰心偏快活，看來塵世似斯難。

又

峰高峽迅冷煙浮，盡日無人過此遊，竹密斜通幽澗水，松孤直翠碧雲頭。山桃熟惹巖猿摘，園栗落招穴鼠收，及至客來無所奉，烹茗話賞一輪秋。

建大悲寺

大悲作用詎尋常？演武場為選佛場；不夜燈明千丈室，無為穩座萬年床。山泉滾滾來廚供，香飯堆堆到客堂；不二門開天地眼，更於何物不中藏？

送州尊王護法

燕雲密密布湖天，艸木森森俱煥然，德澤恆滋回野性，慈風逐扇啟甘泉。枯桐席上彈仁政，撾鼓村中謂法廉，不獨士民歌大有，更令釋道樂雍年。

送如翁周副臺

衣錦還鄉妙出常，終朝無事坐高堂，呼童取餌將魚戲，攜友彈琴動鳥狂。倦至枕雲眠月窟，興來琢句飽詩囊，任他世外輪遷變，棹背樓臺百不忙。

早春出行

瘦笻倒卓步山前，萬物回姿俱復妍，春水涵嬌浮野翠，女蘿帶媚動林煙。錦簪蘭插鶯將語，金線柳抽燕欲宣，珍重遊方玩賞者，於斯著眼莫徒然。

寺側見梅

始創荒基盡剪裁，何緣留得者枯梅？霜侵老幹枝愈健，雪壓新莖花更開。瘦骨稜風香撲面，饑膚抱月笑盈腮，深窮來歷非常種，必是天將壯法臺。

除夕示眾

迎新送舊正斯時，未審諸人知不知，鳳曆初頒青嶂嶺，鴻鈞始轉綠楊枝。冰開池玉蒼梅綻，雪化巖銀嬌烏啼，惟有大悲拄杖子，逢年遇節不分枝。

山居

松鍼穿柳線，蒲座補荷衣，果熟山猿墮，花開澗鳥飛。泉幽聲細細，岫遠影微微，噪晚鴉投宿，卷雲帶月歸。

又

菴雖結上岑，閒賞入中林，翠斂花溪靜，煙凝松壑深。猿啼山月夜，鶴淚潤雲陰，萬象於斯寂，昭然古佛心。

偈

示面久禪人

一坐如墻壁，翛然萬慮忘，於中討冷暖，就此識存亡。莫向頑空住，休於死水藏，直須活鱍鱍，如日照當陽。

贈開池禪人

山房雖寂寞，寂寞卻相宜，但種幾竿竹，惟開一面池。池清嬋出窟，竹翠鳳來儀，藉此為真境，何須格外尋。

示惺衢大德

長安大道更多奇，衢路能通幾個知？昨夜木人雲引路，投明即到未移時。

示惺默大德

語默圓融俱莫著，一多無礙樂天涯，艸鞋踏破寒潭月，竹杖橫眠碧底霞。

示惺凡大德

心月孤懸耀碧天，影分萬派絕中邊，於斯把斷要津者，立刻可超凡聖淵。

示明心禪者

別云見性方成佛，我道明心無佛成，有佛成時終有壞，無成佛處可長生。

贈九垓學者

月皎波澄雅俊哉，金鱗透海出頭來，當陽一擊開心印，際會風雲遍九垓。

示照遐禪者(號妙圓)

智鏡明然徹邇遐，妙圓何處不光華？就中若解知端的，剎剎塵塵是佛家。

示無涯諷華嚴經

華嚴境界事何如，百寶光中瑞色多，向此若明諸佛意，一毛頭上泛恆河。

示雲亭丹青

休云個裏無聲臭，莫道中間絕點埃，萬里溪山藏筆底，一天星月隱胸懷。

示正智禪人(號遐修)

了明正智欲遐修，撥轉竿頭入上流，有時踏著無生地，不用指開彌勒樓。

示登雲禪人(號開修)

登雲涉險欲開修，荊棘鏟除闊路頭，若將大地平如掌，方坐家堂始便休。

示行足大德

若能識得菴中寶，何必區區海外遊，但得日輪東畔出，霞沉碧落滿山頭。

示誠一禪人住山

踏遍雲山始識山，層巖轉折路途艱，不如結個茅茨住，渴飲饑餐枕日閒。

示休心大德掃地

欲得前光皎皎，卻拈苕帚殿中掃，風塵觸動滿天飛，千大悲按不到。

示君量居士

從來個事太郎當，珍重君家謾度量，撥轉上頭關捩子，大千無不露堂堂。

示覺賢居士

心地融通徹性天，了無佛法與君傳，剎塵塵剎毫無礙，八面玲瓏始覺賢。

贈慧幢禪人

貧且亦堅未是奇，老當亦壯實然稀，山形拄杖與伊去，八面通敲一任施。

號月幢禪人

無邊香水浮幢剎，一目澄然盡徹開，露出珊瑚枝上月，峭嵓嵓地逐徘徊。

贈破有禪人

既破無兮還破有，有無不立始能守，與君一句道分明，莫放無毛鷂子走。

號破白禪人

英姿壯麗甚奇特，破黑猶如能破白，兩頭截斷不居中，一喝當臺續祖脈。

示叢石禪人

踏破芒鞋事若何？奔南走北苦婆娑，不如尋個安閒地，淡飯充饑自在過。

示端一禪人

必定不移於二路，確然端坐斷千差，有時觸碎娘生鼻，一步高登五葉花。

示得安大德

既披法服莫依稀，聞見秖須珍重持，若得一系毫不挂，自然平地上天梯。

示味雲典座

踏盡溪山意若何？葛藤遍地正淆訛，不如放下腰包好，細嚼風雲滋味多。

贈傳心禪者滿十八

今日妙年剛十八，從斯增進周花甲，山僧致祝不多言，惟願汝心明似月。

示月宗不夜禪人

桂魄澄然靄瑞煙，長明不夜映中天，不惟照徹威音外，直透威音更那邊。

示湛一胡居士

既欲了明向上機，眾流截斷莫隨之，一超直入如來地，不枉甘貧吃淡薑。

示騰宇丹青

無相相中有相，有形形裏無形，若要有無不著，除非騰宇丹青。

次佛育王公水月韻

澄然湛寂徹空清，洞起泥牛逐妄情，擬議欲吞吞不得，長懷海嶽一輪明。

雪月交輝

寒極難撐擬放眠，地爐灰冷室幽然，推窗始覺冰輪耀，究竟無非一色邊。

出峽

江風一葦出長川，峽迅波浮噴碧煙，一刻俄經峰十二，無窮畫意入詩聯。

三珠石

二龍吐出三珠石，砥砫川江萬頃波，卓然不是黃陵叟，怎得疏通入楚河。

公婆石

稍公稍婆是何緣，卻不同舟各一天。想是參商星所犯，只容相見不相眠。

寄灼雲法弟

卓錫雖然到別方，絕無佛法可商量，但將乾屎橛消息，處處逢人謾闡揚。

哭奇枝姪孫

奇枝折卻動高賢，淚滴河山俱慼然，秖謂老身先一著，誰知汝去在吾前。

弔鏡天禪人

湛湛長空一鏡天，浮幢剎土一明然，可憐露布海雲起，明半邊兮暗半邊。

卜基

江北江南未了休，無如開創個山頭，枕雲漱月千峰外，一钁鋤煙不記秋。

建大悲殿獲殘碑數塊，上載唐時名尤勝寺，又宋時於乾道九年復改壽禪寺

大凡作事貴無心，若至無心道易親，誰知上古壽禪寺，千百年來又出興。

舟中冒雨

一葦橫江逐浪遊，無端風雨拍船頭，垂竿不顧衣裳濕，只欲金鱗來上釣。

壽大有嚴居士

遙駕彩鸞銀漢裏，倒騎瑞鹿錦城中，大悲乘興同誠祝，共慶長生不老翁。

壽天甫楊公

兩岸山為雲老餅，一江水作趙州茶，信手拈來三祝敬，惟祈福壽至無涯。

送陳居士還鄉

八十翁翁轉故鄉，鄉人一見盡驚惶，卻來問是何方客，鬚髮根根帶雪霜。

秋日壽李羅二居士

江鶴風清飄木葉，海山月白洞庭波，滿天花甲難籌記，一夜收來與李羅。

壽瑞芝羅居士

崗陵鶴舞雲千片，海屋籌添月一團，松風嶺韻長生曲，澗月溪吟太古絃。

副府州侯二大檀越遊玉虛洞

兩大金湯步玉虛，水同船也陸同車，相將不獨流芳遠，萬古聲名洞石渠。

浴佛值雨示智向李居士

丹山獨步三山外，向日葵開六合中，為浴佛身傾法雨，雲連海嶽地天通。

賀攀枝楊把總得子

一天瑞氣浮青嶂，四野祥雲繞綠楊，試問往來何境界，都云檀越獲仙郎。

送子容謝公

方外知交正數年，而今一旦欲分然，頓使瘦腸回九曲，不知何日復談禪。

中流聞猿啼

一葉中流萬浪隨，撥開三峽出幽危，嶺猿徹底婆心切，喚不回頭秖是啼。

值雪慶參府鳴翁

長空密密太雲遮，個裏何來妙極嘉，莫是為翁丹詔至，故令天界散瓊花。

燈月

徹底寒潭月，琉璃古殿燈，兩輪相互照，萬象悉分明。

佛事

禮本師塔。舉香，云：「別師只謂歸來會，誰謂歸來不會師？數載寸腸迴九結，兜樓一片拜熏之。所以群峰迭侍，百佛團圞，日月輪流不夜，松風互喚無塵，艸木陳不盡之煙，溪山獻無生之曲。如是天機清妙，又烏用不肖於斯灑埽者哉？雖然如是，只得向無塵地上楷塵、無縫塔中開縫，致使七穴八穿明如杲日，透頂透底廓似太虛，截群機於句下、納萬象於臺前，百千里外鞏固皇圖，億萬斯年聯芳佛印。敢問諸人：光前裕後即不問，且道先師靈骨端居何所？」以杖向空撥一撥，云：「覿體湛然無向背，何須格外覓蹤由？」

與巖長老舉火。拈火炬云：「不面未相逢，相逢仍不面，聊將一星火，暗與汝相見。」即攛火炬云：「噁！原來是個老修行，何似去心忙似箭？相伊意必欲西歸，故把形骸來改變。雖改變，勿他念，直須穩坐白蓮心，莫謂紅爐火上燄。」

辭世偈

那畔者邊事孰知？向茲未免悉懷疑，老僧今日分明去，坐斷兩頭中弗居。既然如是，即今者段光明向甚麼處？咦！手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玉階行？

塔銘

古峽城髮弟子陳之夔頓首拜撰

大道莫名，名於何所？眾生非相，相於何著？既以身心奉塵剎，將朝三暮四，應付無何有矣。若復舉似舊面目，遺災木石，古人有靈，難禁叱吒。然水源木本之思，固後來返報事。此法幢禪師等老和尚、純老人，深以師德未酬，法乳罔極，而有塔銘之勒，諄諄為予告也。予素守諛墓之戒，惟是法幢師身籍空門，猶有仁人孝子一段懇切，謹援筆以誌其略。按老和尚，字純備，(諱)廣德，傳臨濟下第三十三世嫡孫。先以托跡蜀土，溯其世系，蓋古渝豐都李氏裔。甫六齡，而怙恃兩遭失所，固早信其假俗胎，作人天出世楷梯。迨少長也，悲愍成性，自具一種佛根。及身許法王，慨然以祖道為己任。續燈受耳毒和尚，擔荷重法，倒抹陳積公案，正法眼，允矣三世諸佛所托命哉。洎後卓錫吾楚，疊建道場，宗風郵播，龍象騰集，一時皈命恐後者，不啻千二百五十人。非惟佛法震搖國土，抑其道味餌人，故無遠弗屆云。至乙巳而布具黃陵之月峽禪院，實楚蜀一大勝地，又苦於諸方結壇選佛，乃在秭歸之城創佛興山、建大悲寺，與唐宋之尤勝壽禪古剎不謀重新。比其時，四大眾之嫻禮教固多，而慓悍者更復不少。自一親純和尚，其高風逸骨饜飫人心，鄙夫寬、薄夫敦，雅有上皇風，則和尚又以佛子肝腸具轉世道之微權，不類小泥洹徒以因緣攬局面，其為功於諸佛諸祖，更為功於土地里居，且為功於聖天子也。嗟乎！大法零落，拄杖叢林，逞青黃之面皮、衒聽聞之鐘鼓，賣狗懸羊勢不相下，我純和尚豎眉刮心、力矯濫觴，至今峽城湘漢間衲子領其宗匠、人民佩其盛德，雖云示寂，遺瓢尚存，正未忘其為純備和尚也，寧僅衍雙桂宗

派乎？他如和尚之行由，載在行實語錄可攷，勿庸覼縷，用艸數行以銘不朽。

銘曰：

性耽林泉，　法激人天。　三千七百，　直掃風煙。
舌鋒有劍，　杖頭無錢。　栽無根樹，　撐無底船。
入世出世，　身後身前。　紹衣雙桂，　早整祖鞭。
大悲舉拂，　燈燈衍傳。　淵源奕葉，　仰名聖賢。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